

1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最常参加的社会活动是“采风”。“欢迎你们来采风!”“在我们这里好好采风!”这些话常常让我觉得不安。被称为一个“采风者”,我到底采的是什么风呢?

7月,来到张家口,拿到的活动日程上赫然写着“采风活动安排”。

好吧,去采风。野狐岭,桦皮岭,狼窝沟,油篓沟……在这样的名字里,我一步一步地走进了张家口。山野的面目悄然发生着变化,平原越来越少,山地越来越多,然后是如绿色波涛般的丘陵,大片大片的草原。当地的朋友介绍说,我们已经到了坝上。我诧异:坝上在这里?去年我到了丰宁,那边也说自己是在坝上——方才明白坝上是一个大词。词典上对“坝上”的标准解释是:特指由草原陡然升高而形成的地带,又因气候和植被的原因形成的草甸式草原。

不时有牛车慢慢走过,一切似乎就随着牛车的节奏慢了下来。到处都是盛开的土豆花,白色的秀美花朵,就那么默默地在风中摇曳。她们是一簇一簇开放的,单朵不大,但合在一起就有了气势。“洋芋花开赛牡丹”,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吧?牡丹有牡丹的好看,这花有这花的好看,谁都挡不住谁的好看,为什么要赛呢?

有驴子和马在草地上悠闲地晃荡。“驴生活在这里,真幸福。”有人说。他说他想了保定,说如果这驴生活在保定,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性是被夹进了面饼里,做成了“驴肉火烧”,而在我豫北老家的沁阳,也有一道名菜:全驴宴。

这里的驴是有福的。午饭吃到了各种土豆,其中有一样是冻土豆,不但是见所未见,更是闻所未闻。当地的朋友介绍说是冬天窖藏的土豆,被冻透了,现在又拿出来蒸着吃,黑黑的,甜极了。

“受过伤害的东西往往更甜。”有人说。下午到了元中都。断壁残垣,荒草连天。乌云压顶,狂风大作。空气中全是湿润润的水汽,似乎大雨欲来。恕我无知,以前听说过元上都和元大都,单是没听过元中都。原来元中都就在张家口的张北,最终端的地址是馒头营乡白城子村——我是多么喜欢这些乡村的名字啊,有一种骨子里的亲切。

史料记载,元朝皇帝每年夏季都要到上都去避暑理政,秋季返回大都。大都到上都共有东、西、中三条驿路。皇帝一般去时走东路,回时走西路。而中都就在西路的正中间。这个地方北连漠北,西通西域,南接中原,是当时的交通枢纽和军事重地——但它的寿命不过是50年,即在战乱中被焚毁。

历史如风。无数曾经让人以为坚不可摧的东西,最后都被它刮成了一张薄纸。

2 第一天晚上,我们住在张北草原的蒙古包,刚安定下来就赶去中心广场,

为了看“打树花”。真是运气好,我们刚刚到,“打树花”就开始了。在主持人例行公事的慷慨解语里,我只呆呆地看着那一树树银花在空中映衬下璀璨绽放,绽放,绽放——任何形容词都是贫乏的。

打树花,其实是打铁花。听当地的朋友说,“打树花”在此地由来已久。传说是每逢年节,富人们燃放烟花庆祝,穷人们买不起烟花,铁匠们从打铁时四溅的火花中得到启示,把熔化的铁水泼洒到古城的砖墙上,铁花便似烟花,盛开出穷人的热闹喜庆。也因此有了这“富人放烟花,穷人打树花”的民俗。

铁水有多热?铁花又该有多热?忽然想象雪花下到铁花上的情形,一冷一热,一徐一疾,

迎着风沙呼啸过大漠,想着黄河岸啊阴山旁……”蒙古包外,风声正烈,我看着手机里的确山兄弟,这么多年来,他正如风一样,在这个世界飘荡。

3 在康保,我知道了“二人台”。这个戏名也是第一次听到,起初还以为和“二人转”有关系,后来才知道不是。再听颂有点秦腔和晋剧的意思,细别又和二者相差甚远。看资料才明白:这是流行于内蒙古及山西、陕西、河北三省北部地区的剧种,缘于“走西口”,也有200多年历史了。经历了“打坐腔”、“打玩艺儿”、“风搅雪”、“打软包”、“业余剧团”和“专业剧团”六个阶段。最后两个不提,单

在风中行走

□乔叶

又该是怎样的美?

“树花”之树,是一个很高的大棚,人称“花棚”,“花棚”正中竖着一根高杆,人称“老杆”,花棚旁便是一座熔化铁汁的小熔炉,几个赤膊的汉子正在炉子和花棚间奔波,手里拎着的便是滚烫的铁水。我走近,再走近。没错,他们都是赤膊,上身没有寸缕。在这海拔近2000米的坝上草原,即使是夏夜,我穿着厚厚的外套还脚底生凉,有些娇弱的游客都已经租了棉大衣,可是他们却都是光着胸膛和膀子。最后一波铁水泼上,最后一次铁花绽开,陨落,寂静。人群散去。主持人兀自喋喋不休:“朋友们,有兴趣的话,请上前摸一摸这些勇士的皮肤,感受一下下他们的温度……”

几乎没有人有这个兴趣。我有。我走到他们身边,他们正靠着一间简易房的墙壁开心闲话,看到我走近,他们都陷入了沉默。

瞅准一个面容憨厚的男人,我和他聊了一会儿,他说他从河南来——河南驻马店。说我也是河南人,他的眼睛亮了亮:“这边打树花的人都是从河南过来的,咱们驻马店的确实打树花的年头儿最早。”他说他离家20年了,还没有回去过。他说打树花很危险,他受过伤,刚开始的时候有好几次差点儿把铁水扣到自己脑袋上。他一一指给我他的旧伤口:一个又一个一元硬币大小的疤痕。他说现在他的手艺很好了,赤膊上阵也很少会受伤。我摸了摸他温暖的胸膛,和他合了影。合影的时候,他有些紧张——从来没有游客和他合过影吗?

回到房间,我在手机上查资料:确山打铁花起源于北宋,鼎盛于明清,原是炼丹道士与民间金、银、铜、铁、锡五门工匠每年春节共同祭祀太上老君祖师爷而举行的一种仪式,后来成为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民俗。

打开电视,蔡琴正唱着《出塞曲》:“而我们总是一唱再唱,想着草原千里闪着金光,想

说前四个。冬闲寂寞,人们围坐尽欢,此为“打坐腔”,娱唱时手舞足蹈,表情动作慢慢丰富,便成“打玩艺儿”。光绪年间有“道情班”和“玩艺班”穿插演出,人称“风搅雪”。“打软包”就是小型的职业演出班子,每班不过10人左右。因其服装道具简单,几个包裹而已,故称“打软包”——“风搅雪”这个名字,真是好听!

好听的还有这样的小曲儿:
哥哥你走来小妹妹不让你走
拉住你那胳膊腕腕
拽住你那小手手
一把推在你炕里头!

那天晚上我们看的小戏是《压糕面》,故事很简单:母亲要过生日,准备了东西来做寿糕,女儿杏花找了情郎二小来为母亲压糕面。因母亲还不知道两人相好,所以他们只能偷偷地亲密,母亲发现了他们的小动作,先恼后喜,终于答应,娘儿仨做成了美味的糕面。母亲是个丑角,开始时我以为她是个配角,后来才看出她是个当仁不让的主角,是整台戏的主心骨儿。这个演员浑身是戏,灵气逼人,把个插科打诨泼辣精明的母亲演得鲜明如画,落地生根。后来得知那个演员叫姚桂萍,得过不少专业的“二人台”奖项。

“从小爱看二人台,赤袄袄看到头发白。”二人台至今在康保的群艺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田田间地头,大宅小院,婚丧嫁娶,无处不有。据说最鼎盛的时期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康保县几乎村村有剧团,达到300多个,演员达上千人。现在活跃全县的民间艺术团也有六七十,演员300多名,每年演出上百场。2006年,康保二人台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河北省政府命名康保县为“二人台艺术之乡”。当地文联的朋友说,正是众多的民间团体原汁原味地为二人台保留了最具

生命力的草根性,县二人台专业剧团则致力于打造精品,把这小土戏推到了法国、荷兰等国际舞台。

忽然想起了“风雅颂”的风。在风雅颂里,风是从周南、召南、卫、王、郑、齐、魏、唐、秦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也就是民歌——二人台唱腔也多承用民歌曲调,由晋北、陕北、内蒙、冀北等地的民歌演变而来,牌曲也基本建立在民歌的基础上。

晚饭后,我们乘车,去旷野感受风。逐渐浓浓的暮色里,在遥远的星星点点的灯火中,车开到了河北和内蒙古交界。风浩浩吹来。内蒙古的风和河北的风有什么不一样?风就是风,风没有地界,也没有姓名。

4 在张家口,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张北、康保、沽源……视线所及,都可以看见“大风车”。它们高高地矗立在那里,有时候多,几十个上百个组成团队,群车林立,桨叶劲舞,声势浩大。有时候少,三三两两,悠然旋转,淡淡呼应。有时候甚至只有一个,卓尔不群,遗世独立。

这三片叶子的“大风车”有一个专业称呼:风能发电机组。坝上风大,风能丰沛。专业人员介绍:风能取之不尽,无限再生,分布广泛,高效清洁,几乎是一个天使般的新能源——但顺着历史上溯,任何新事物都有着老根脉。几千年前,人类已经会利用风力提水、灌溉、磨面、舂米,用风帆推动船。 “日光之下,并无新鲜之事。”内风并不新鲜,新鲜的只是样态或者形式。

再次走在路上,忽然觉得:很多工业化的东西放在大自然里都很丑陋,可这些大风车却很好看。在山上,在平原,在河边,它们都显出一种科学的优美。为什么呢?想了又想,也许是因为吹着它们的,都是些不大不小的风吧——可爱的风,迷人的风。风成电,电又成为光和热。这个过程,全都是看不见却能感受得到的质变,多么神奇——是谁先想到从风中获取能量,从而将虚空的浪漫转化成温暖的现实?拥有这种智慧的人,才是真正的采风者吧。而如我之类,不过是听风者,跟风者,风言风语者。

最后一天在塞北,到酒店放下行李,我便出了门,想再好地感受一下风。风很大,只有车流匆匆,几乎没有人在风中行走。在风中缓缓走着,我举目四望,旗帜随风飘荡,旗帜却巍然不动。树枝摇摆不定,树干却稳稳站立。灰尘漫天飞扬,道路却平静坚硬……我忽然震惊起来。这些事物,这些在风中倔强坚持的事物,他们不被风吹走,也不被风左右,他们的根扎得多么深,多么牢啊!

风短暂。追随风,往往比风更短暂。但是,谁在风中留下,谁就比这一切都要结实。或许,正如一次次时隐时现的风潮后留下的这些:打树花,二人台,小曲儿……

我在风中行走,想念着这些如风一样流传又如大地一样恒久的事情,心中充满了幸福的珍重。

陪父亲回家

以前,陪父亲回家,总是让他老人家坐在副驾上,这一次我坐在副驾上,他躺在担架上。

以前,从来不告诉他地名、路名,他自己知道的都会告诉孙子,这一次,他再也看不见路了,只有我坐在前面告诉他。

上车了,出医院了,到杭州路了,快到团城山了,过肖肖了,快到老下陆了,新下陆到了,快到铁山了。

沿途,就这样不断地告诉父亲,让他坚持住,祈祷他能坚持到家。铁山过了,快到还地桥了,过工业园了,潘地到了,矿山庙到了,张仕素到了,马石立到了,车子拐弯了,教堂到了,向家三房到了,向家上屋到了,严家坝到了……

沿途的地名越来越细,离老家也越来越近,前湖肖家到了,吴道士到了,后里坑到了,快到家了。

车到屋旁的山坡上,大父亲9岁的二伯,坐在小板凳上等他,我也告诉了父亲。救护车以20元钱一公里的价钱,一路奔驰,只花了48分钟,一分一秒,都让我提心吊胆,幸好父亲很坚强,坚持到家了。

模仿

我一生都在模仿我的父亲,最初模仿他说话、走路,然后模仿他放牛、插秧,模仿他打麻、挖苕、犁田、耙地,模仿他摸鱼、捞虾、采莲蓬、堆草垛。

我的模仿能力远远不如他,他模仿木匠,打桌子、做椅子、凳子,那些无比扎实的家具,如今还油光发亮;他模仿泥瓦匠,盖房子、搭阁楼,还会垒灶,村里好多的灶台都是请他垒的;他模仿篾匠,做箩筐、土碗、筛子,每一件都像艺术品,精致得让人舍不得用。

小时候,母亲长年生病卧床,连缝补浆洗的活儿,他也模仿得像模像样,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他的手脚一直麻利、灵巧,也特别干净,他总是教导我们,脚稳手稳到处好安身。

老来进城,他模仿退休工人接送孙子,到菜场买菜,吃力地模仿别人讨价还价,下厨房,模仿厨师,还能炒出几道像样的菜。

好多年,我都没有模仿他了。可回到老家,乡亲们还是认为我像他。至今,我说话的声音,进城30年了,还有他的嗓音;我走路的样子,活到50岁了,还没有摆脱他的影子。

最终,他模仿耶稣升天了,让我从此再也无法模仿他,只有从脑海里不断复制他的印象。

一个人的秋天

父亲一个人蜷缩在地嘴山,他的周围,寸草未生,光秃秃的,吹在秋风里,还有我内心长满的荒草。父亲的秋天紧贴着大地,一个人守着孤寂的日子,听飞鸟鸣叫,看云朵飘浮。

只是这个秋天,父亲再也听不见我们的叫唤,再也看不见我们为他的祷告的身影,更看不见我内心长满的荒草。多少个秋天,父亲都没有收获的喜悦,只有满身的疲惫伴随着他,父亲累了,终于在这个秋天躺下了。

多想陪父亲坐一会儿

突然想起父亲,多想陪父亲坐一会儿,他的嘱咐还回响在耳边,他的音容还在我的眼前晃荡。他怀念的人早已不在人世,他想念的人也快油尽灯枯,他舍不得的人,年纪还小,现在每天晚上靠小狗跟他做伴。

多想陪父亲坐一会儿,哪怕一句话也不说,静静地坐着,他静静地望着我,我也望着他。有父亲在身边的时候,是多么安静的时候。现在再安静,都有一种孤独围拢过来……

还有两天月亮就圆了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父亲。中秋的风吹过低矮的山岗,月亮也会爬上低矮的山岗。你躺在地嘴山的山嘴里,就算满山长嘴,你也不会再说一句。

你还在我手机收藏的联系里,我迟迟都不想删去,总盼着有一天,你的图像会跳出来,和我说话。再过两天,月亮就圆了。圆满的月亮,像花圈一样摇晃在你低矮的山岗上。

在黑暗里

你停止漂泊,返回的日子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可是,当你走下站台,天地就一团漆黑。

从黑色的8月开始,延伸到黑色的9月、10月,明天就是七了,我在黑暗里居住了49天了,黑暗已长满胡须,挂在我的下巴上。

可在黑暗里还要待得更长,也许会一直待下去。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将会伴随着你。我分明听到你的喘息与心跳,还有喃喃自语,渴望身子倒下,影子雄起。

此刻,阳光像蛛网一样笼罩着我。我睁不开眼睛,周身比黑暗更黑,你在黑暗里汗流浹背,我在阳光下泪流满面。

阴阳相隔

江有江的味道,湖有湖的气息。你,也有你独特的气味,弥漫在这沉静的山岗上。

可是隔着一层泥土,像隔着一扇沉重的铁门,任凭我怎么敲打,也听不到你的半点回声。我的父亲啊,你的影子,还在我的面前走动,悄无声息,分明夹有喘息,只是触摸不到你。

没有父亲的年

今年不挂红灯笼,不贴红对联,今年不穿鲜艳的衣服过六年,我们兄弟姐妹只能看着喜庆的年味,游荡在别人家的门前。

主位空着,摆上碗筷斟满酒,直到席散,饭菜还是没动半点。

白纸黑字写不下对他的怀念,鞭炮烟花是我们对他的呼唤,一盏孤灯,点燃在他的坟前。他的孙子、外孙,眼巴巴望着那个空位,泪水在他们的眼眶打转,不是再也得不到他给的压岁钱。

看着他挂在中堂上的笑脸,仿佛他还活在我们中间,只是他不再忙进忙出,静静地看着一家团圆。

一个人的秋天

□向天笑

夜歌

□张娇怡

我从来未想如此歌唱
因为事关好多忧伤
我看到人们摘下面孔
用一样的切面 列队鼓掌
我们把卫生纸拉扯哈达一样扯得凶恶
把善意如美杜莎一般关进黑箱
在寂静的深夜 头顶没有星星
所以慢慢忘记 黑暗里
原来也有光芒
阴谋和揣测都有了
再去纠缠
也无非卖弄
碧空和水波还在
我四处奔突
却无法清凉

有多少风做成的引线和叶子

编织的樊篱
把你牢牢锁在贫瘠的土壤
有什么阻止你化作烟尘,腾空而起
是成长的记忆,还是
海市蜃楼的高墙?
还有一些顽固的慢慢萎缩
还有一些自由的慢慢飘散
世界回到开天辟地时的两极
我们渴望
不可触摸
好了,我必须歌唱
歌颂擦肩而过的路人
歌颂安然潜入的秋风
歌颂马蹄踏踏的背影
因为
事关好多忧伤

江峻风作品



“冰桶挑战”本来只是一个病毒式传播的精彩案例,却因一段插曲,增加了荒诞色彩——活动发起人之一,棒球运动员格里芬为庆祝寿款创新高,跳游泳池庆祝,却乐极生悲意外身亡。

7月肇始的“冰桶挑战”,以简单的规则疯狂扩散——被挑战者或把冰水淋向自身,感受“渐冻人”的无奈;或向ALS“渐冻病”基金捐款,支持病情的研究。无论如何选择,你最终还要点名指定新的三人接受挑战。游戏从民间发酵,因为存在“点名”机制而形成复制再生的能力,最终全员乐此不疲,皆大欢喜。

“冰桶挑战”全面风靡的过程中,涉及到人类种种心理特征。出于对名人的“崇拜”,当偶像现身示范,粉丝自然争相效尤;又见周边小伙伴早被点名,还没轮到自已,疑心自己受到排斥,这是“圈子文化”在作怪;对热衷哗众取宠的人物来说,表现个性的天赐良机也,涌现林林总总的抖机灵;更多的人在从众心理影响下,自觉不参与不足证明自己宅心仁厚、济世为怀,亦响应“慈善”号召。

事件越演越烈时,无疑引起“独立思考者”们的“客观反思”。有人强调挑战勿忘初衷,有人痛心大量水资源无端浪费,有人感叹还有更多的罕见病未得社会关注……不过谁都比不上格里芬先生。他推动了这一个行为艺术式的游戏,又用行为艺术式的意外,把“冰桶挑战”变成一个充满反讽与隐喻的故事。

冰桶挑战

□荣智慧

格里芬遭遇事故后,“冰桶挑战”不但没有减轻热度,反而由一大拨名人联合导演出了真正高潮。政界、商界、演艺界、体育界,大众津津乐道今天又有什么人物完成挑战。吊诡的是,并非格里芬的事故助推了“挑战热度”,只是两者巧合地相继发生。在星光熠熠的冰水骤降中,他的去世仅仅是闲者的趣谈插曲。

在围绕“冰桶挑战”的种种争议事件中,有一宗是香港某女士把冰水泼到刚满周岁的孩子身上。这种行为足以轻易调动大众愤怒情绪。与之相比,格里芬之死不但无法引爆社会公义之声,反而成为一个让人捧腹的笑话。他正走向“人生巅峰”,刹那间一切戛然而止,如同后现代主义名作《低俗小说》中黑帮老大被三流小警察鸡奸一般滑稽。让人细思恐极的是,这毕竟是一件彻底的悲剧,一条年轻生命的损失。再次以《低俗小说》桥段类比,有一个长期被小警察虐待的家伙,全身上下被SM制服裹着,受到项链的拘束。但我们只欢欣英雄的布鲁斯·威利斯狠

狠地揍了这个助纣为虐的家伙,而忘记他住在狗笼子里是何其屈辱。

鲜有人回想格里芬悲剧。大众津津乐道某位花花公子如何参加挑战时,“淋”了自己一番美元纸钞;粉丝翘首以盼,等着屡屡冲击影帝未果的实力派演员,再次表现他热心公益的一面——格里芬顶多留下几条维基词条,就此销声匿迹。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担忧人类文化在娱乐业的腐蚀下走向末路,但他未必想得到真的有人在一场全民娱乐狂欢中意外丧命。“冰桶挑战”符合波兹曼描绘的娱乐节目的特征——简易操作无需思考,借媒体传播力而泛滥,同时也满足大众对名人的窥私欲。我们无法指责“挑战”是格里芬意外的罪魁祸首。然而,格里芬之死彻头彻尾地牵着“挑战”,这一点我们又无法否认。这奇异的矛盾使得“意外”显示出一种嘲笑的意味——“嘲”“挑战”娱乐化的风风火火,暗讽社会大众化的懵懵懂懂。

格里芬之死,鲜活地印证了波兹曼“娱乐至死”的预言。从字面上来说,创造了风靡全球的娱乐游戏的格里芬,也死于庆祝游戏大卖的庆功会上。从内涵上来说,被遗忘的格里芬是又一个受众集体被舆论勾引、绑架的例子。波兹曼忧虑人类社会将“美丽新世界”化,充斥沉迷“索麻”丧失思考的人。如今波老看着那些还在嘻嘻哈哈地等着新冰桶挑战表演的人们,是否怀疑他们已经被21世纪初的“冰镇”索麻,冻坏了脑袋?